

春秋諸傳會通

四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作齊人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齊桓公不辭微者欲以早下諸侯所信成伯功微

是齊侯也將以事授之曰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公非受命

也伯也經以衆授為文明非王伯也矣乎未乎率人衆之微

命也何未得王命不可以為伯也桓公何是以及四國之微

然則何始稱人春秋之由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

自北杏始桓公受命以誅諸侯正王法也齊侯稱主此而

為之者故桓公非受命以誅諸侯正王法也齊侯稱主此而

無君矣故桓公非受命以誅諸侯正王法也齊侯稱主此而

子之乎社則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能會諸侯也齊侯稱主此而

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之亂也諸侯能會諸侯也齊侯稱主此而

侯故曰桓公始平宋之亂也諸侯能會諸侯也齊侯稱主此而

宋師而桓公始平宋之亂也諸侯能會諸侯也齊侯稱主此而

齊師而桓公始平宋之亂也諸侯能會諸侯也齊侯稱主此而

相類東遷以思周道之不行下逮隱桓之亂夫欲煩其君而

行天類東遷以思周道之不行下逮隱桓之亂夫欲煩其君而

父矣桓公始平宋之亂也諸侯能會諸侯也齊侯稱主此而

君新立台諸侯定宋亂因宋有君之亂首惡方誅

如新之就下矣然桓公苟能於宗之不待今日而齊矣

討之則不勞矣論而天下苟能於宗之不待今日而齊矣

以書見桓公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古獨書齊侯曹南

齊侯之說陳氏兼及城濮至胡伯之詞矣然曹皆不子

宋公以可又安此條陳氏主胡氏張氏始桓公羊要之

胡氏說好又安此條陳氏主胡氏張氏始桓公羊要之

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棄之始桓公羊要之

戒於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棄之始桓公羊要之

內政而寄軍令與益莢以盡海王之各帥五鄉焉

有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而親自貲相於是民皆

勉於為善相繼而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

安其厚正對疆重聘幣號召天下致其時於是民皆

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為南

伐之主反臺原僚里於檜使為西伐之主反棠潛於魯使為南

吠狗於燕使為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陶陰

西至濟北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鄒有華車八百乘

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師張
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
左氏於桓公事
多畧故具于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人滅遂而戍之不至
齊人滅遂而戍之不至

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文弟論德則文足矣除惡疏
繁露曰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足矣除惡疏
微國也

不仁者莫之忍為見城而書城者亡國之善詞天下之
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曰興城者亡國繼絕世天下之
歸心焉今乃城人之國而絕其由罪莫重矣齊人
滅遂其稱人微者爾九書城者不再賦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其不日易也其易奈何乎此非公將會于柯曹子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君
當請其君臣請當其臣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君
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
與之盟管子曰盟曹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君
陽之田管子曰盟曹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君
曹子可離而桓公不怒信鄉服從用會于鄆同盟于
始焉伯功故云爾取也

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桓大
之敵惠敵然不在後嗣魯於襄
其身則釋然不復而主王姬狩子
桓公糾合聖人詳加謝以著其志
而危其宗社可謂安中矣桓公糾
盟公與齊侯皆謂其爵則以爲釋
其詞無敗也則復九也春秋賢之
莊者其公事以深罪魯

時拒曹子之說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
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
求地而公羊遂不誇大之譚遂於姻好之成示威於
國勢稍振齊歸田之請迂延於魯自是成不威於
三國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違之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求地而公羊遂不誇大之譚遂於姻好之成示威於
國勢稍振齊歸田之請迂延於魯自是成不威於
三國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違之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求地而公羊遂不誇大之譚遂於姻好之成示威於
國勢稍振齊歸田之請迂延於魯自是成不威於
三國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違之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求地而公羊遂不誇大之譚遂於姻好之成示威於
國勢稍振齊歸田之請迂延於魯自是成不威於
三國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違之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求地而公羊遂不誇大之譚遂於姻好之成示威於
國勢稍振齊歸田之請迂延於魯自是成不威於
三國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計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身虜國破是時齊桓之業
未成楚熊賁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今又與兵以說婦人
故特書以兩

蔡為周室宗盟之長適於楚而常受楚禍中國
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曾蔡不復
與矣蔡之始錄于經則會弭以懼楚終錄于經則
遷川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敗蔡終討于經
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
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於柏舉之戰吳操中
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端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齊桓伯平宋亂宋人從服欲歸
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以為伯故復同
會于鄆

甲然他日開權臣之
專未必不始於此
宿于鄆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鄆季孫
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
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行父公孫歸父位方氏例以為
內大夫可會外侯非也雖齊桓初伯得魯為重
不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初伯得魯為重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始霸
復同會也
復為伯故復會於此
諸侯始定而言然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之意齊桓欲求魯好似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
攜惡於襄公之出桓公絕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
鑑覆車之徹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
下不為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伐郕

邾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
邾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
邾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

鄭人侵宋
始書侵
宋
諸侯伐郕鄭人
侵宋

鄭人侵宋始書侵宋

於此始

左氏厲公八年殺傅瑕及原繁鄭傅瑕殺子儀而
四年矣皆以官爵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儀有八
人共此皆能明大義告諸侯雖死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
何桓桓若此觀之則忽禮儀雖死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
齊桓桓若此觀之則忽禮儀雖死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
會之豈不為伯業之義哉不此厲公篡奪之罪而多也
服之矣其反覆乎於幽既成又以此為首例於二野以
而後有鄭之執也

附錄

史氏

考諸五非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六未有利之也
不依其書大誓曰我武惟揚六服于之疆計之法正邦
曰依其書大誓曰我武惟揚六服于之疆計之法正邦
國名曰賊賢害民則伐之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
也境名曰行師可擊則伐之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
也境名曰行師可擊則伐之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
也境名曰行師可擊則伐之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

冬十月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鄭伯自桓威二年鄭伐鄭自桓威二年鄭伐鄭自桓威二年
伯南之北之輕重焉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
伯南之北之輕重焉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
伯南之北之輕重焉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
伯南之北之輕重焉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每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
介於二言同盟服異也陳每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
介於二言同盟服異也陳每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
介於二言同盟服異也陳每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

金

善

必

成

同

心

為

惡

必

毅梁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內外察一疑之也

事推之疑公乎今于北杏諸侯俱疑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

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公者外內諸侯同齊疑焉同官為察

公實與之而經不言公者外內諸侯同齊疑焉同官為察

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去公以著疑也然利之盟書公

者彼要齊歸曰非事齊之事此盟欲推齊為伯與共尊

公以之故糾不言也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執

盟故諱不捕公惡失信也桓曰同盟何也程氏曰魯首執

盟志同欲也自伯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

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公之失春秋之諱

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

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諸侯果以桓為讎曷不於柯之盟

也諸之陳氏言侯初生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

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齊桓之盟也夫

於一邦者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而聽

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公諱之後天

下知有齊桓而也齊桓伯一六齊桓伯二此年幽二

九年是也晉悼伯四成昭各一襄二雞澤九年

九年是也晉悼伯四成昭各一襄二雞澤九年

九年是也晉悼伯四成昭各一襄二雞澤九年

九年是也晉悼伯四成昭各一襄二雞澤九年

九年是也晉悼伯四成昭各一襄二雞澤九年

焉劉氏說胡氏錯不取然亦是一說也但施之清
丘大夫之盟有不合耳餘見新城及毫北下

又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三北年幽及僖十九
年齊二十九年程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

程泉為諱公殺梁以此會為去公以著疑于齊為
內之甲者程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

三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
子以此會為諱與陳氏以齊程泉皆諱公與大夫

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齊程泉皆諱公與大夫
為諱與楚盟程泉為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

與也陳氏初以為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
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

本旨則公本與盟但說皆可通穀梁疑之說據其
而說者以為魯疑而不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

會則又鄂書而燕說矣不以為諸侯蓋穀梁也其曰附齊而

命進其爵

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天子猶有黜

也

也

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

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夫皆稱人以執賤之

行人之罪也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賤之

也其見執宜矣而惡齊何也以責人之責已則盡

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

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言杜氏以稱人為賤之穀梁又以稱人為與齊皆

非公羊又以稱為魯信用詹計取齊淫女用楹刻栴

卒為後敗故其受佞其說出緯文謬妄不取餘

見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夏齊人殲于遂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七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乎之故書

不書公羊曰大災者何大齊也大齊者何齊侯也齊侯

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

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附錄

左氏王

左氏

莊公十二年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

賜玉五年僖王崩孫惠王立十六年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不以禮假人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

于陳陳嬖歸于京師實惠后十九年伯因蘇氏奉于

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為國邊伯因蘇氏奉于

王以伐王不克鄭伯遂以衛師歸于周二十五年鄭伯

類及編之武公之略自虎年命于東五月同伐厲公卒

也王始以惡於王為僖二之號公請器執王使之爵鄭伯

由是始惡於王為僖二之號公請器執王使之爵鄭伯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罪書稱災肆赦傳稱肆赦用之非制所常故書人蕩

罪失也書災新其心有記也失故也今失之者以文姜之

罪惡紀治理也若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

衆惡而書葬嫌天子許之除國也肆者者蕩滌瑕垢之

再宥曰過失三宥曰官司判掌赦宥之弱再赦曰宥

縱有罪無辜人幸也免矣後滋蓋以姑息為政數

行赦宥惠好執賊良民而以其弊益滋蓋以姑息為政數

姜之故已為臆說而杜氏穀梁同但穀梁以為為文
公羊曰肆者何跌也杜氏亦無故文則皆未至此
以書譏始忌省也計謂子如日也夏省也肆大省何
常以此日不哭故譏之不宰今魯有夫人喪
忌省日不哭故譏之不宰今魯有夫人喪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其為公非君也其言小君何也

氏文姜之行惡矣而用小君之禮其非君也其言小君何也

則議小君與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與顯孫奔齊侯使敬仲為卿

敬仲使為工正初陳厲公蔡出也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

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宣公大子也陳桓子

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也陳宣公大子也陳桓子

稱其殺公子以國討之故不也公言大夫之重命為大夫何也

其事而請於天子申之類是也大夫申侯之類是也

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其君則稱

州所斷則罪之殺良霄之臣國人之所以同惡則稱人賊人

輕重則罪之殺良霄之臣國人之所以同惡則稱人賊人

其國之儲貳而衆人得重命也禦寇天子乃君之適嗣為

秋畧殺者之罪也

夏五月

文是以五月首時范審曰未詳諸傳皆以為下有闕

不宜以事先祖奉四時祭於猶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倭盟于防渚

與齊高倭齊之貴卿而

謙接諸侯高倭齊之貴大夫為就吾微者盟也

以宗不霸業高倭齊之貴大夫為就吾微者盟也

於史策高倭齊之貴大夫為就吾微者盟也

不言公諱與高倭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

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

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女粟不書曰者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

天卻擊孫林父向成皆之盟也及高後而盟而高之也

此說公不杜氏坐盟之失正與晉悼公出長博盟公相

成蓋公不與公坐盟之失正與晉悼公出長博盟公相

似然晉悼公與公坐盟之失正與晉悼公出長博盟公相

有屈體而從大夫守國高若在故國而納幣非禮也

冬公如齊納幣齊民未再公不其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又無傳失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禮以明故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實以明故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爲以明故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皆以明故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也致也半納幣不書此而國而納幣非禮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也此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祭叔來聘祭

去使以見之此說而范氏意以為祭伯時不為王
卿大夫欲外見命非天子大夫故不稱意或情欲
言聘今祭叔命見命非天子大夫故不稱意或情欲
諸侯雖請王命以是天子大夫故不稱意或情欲
亦無王命以是天子大夫故不稱意或情欲
故不稱王命以是天子大夫故不稱意或情欲
說然如徐也此亦足以明祭伯書來祭叔書聘之
据何休以爲公一則亦不以疑矣但無語亦未與
天子亦難取聘小公一則亦不以疑矣但無語亦未與

夏公如齊觀社

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初之非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侯有王正班爵之義帥長初之非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書而不法後嗣何守以觀之齊之非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因祭社蒐軍也失故待觀之齊之非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主祭者報德也失故待觀之齊之非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軟而祭之天也失故待觀之齊之非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幣同於社公將女如齊觀社曹觀諫曰齊棄大也天子之
義幣同於社公將女如齊觀社曹觀諫曰齊棄大也天子之
諸侯會之受命焉是諸侯而往觀諫曰齊棄大也天子之
聞諸侯會之受命焉是諸侯而往觀諫曰齊棄大也天子之

公自至齊

附錄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荆人來聘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禮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繫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夷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不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之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有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而
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空若州隣無
聘魯者矣舍王空若州隣無聘魯者而荆人
先諸夏修聘於王室進之也聘魯者而荆人
先加兵於蔡鄭而聘使至也者憂之也
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矣

楚子使薳罷蓋進之書荆人以漸也其進之使
同然夷使遠罷蓋進之書荆人以漸也其進之使
伐鄭而意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謀離秦人歸
聘而常如河曲之戰其類胡之謀皆得之
之術常如河曲之戰其類胡之謀皆得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不可與為婚則不當絕之數與之約也爾後與之書
此所以著莊公之不當絕之數與之約也爾後與之書
蕭叔朝公州蕭今徐之不當絕之數與之約也爾後與之書

不野也朝于廟正也其言惡朝公何公在外朝則名不穀朝公
合也朝于廟正也其言惡朝公何公在外朝則名不穀朝公
也朝于廟正也其言惡朝公何公在外朝則名不穀朝公

後也朝于廟正也其言惡朝公何公在外朝則名不穀朝公
公在齊之言禮則大夫宗婦觀而禮則必當其物也蕭叔朝
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

反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
稱字之功焉宋人封以蕭本邑宋桓公以入中國附庸
情公之功焉宋人封以蕭本邑宋桓公以入中國附庸
者無適而以天下為

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

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日也危之也何危
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觀社傳曰危觀甚矣霸之詞以是盟不
日此盟也公怠棄國政如行觀社傳曰危觀甚矣霸之詞以是盟不

與之盟也公怠棄國政如行觀社傳曰危觀甚矣霸之詞以是盟不
莫重於此時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心願
程氏曰三遇于谷盟于扈亦宜詳故特謹日也傳稱五而子
十而冠三遇于谷盟于扈亦宜詳故特謹日也傳稱五而子

故以娶必先冠而娶則非久矣然天婚欲人諸侯十五而子
師錫帝不告而已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禍如女則不告於父
母堯亦不告而已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禍如女則不告於父

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六載矣以山嶺之正諸侯之
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
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也夫
急於祭祀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谷盟于不義也夫
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為大義也
之至於失時不孝其甚矣春秋詳書十策為後戒也
信而後許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也公結此盟何者喜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數渝德既
也然以盟上文三書至之法觀之則臣子所慶而詳與
乎也外傳匠慶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諸令德臣故曰
公弗聽矣非禮也爾舍禮士難也桓宮取非夫與之天
之公弗聽矣非禮也爾舍禮士難也桓宮取非夫與之天
而斷本刻楹於宗廟以惡莊也桓宮取非夫與之天
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桓宮取非夫與之天

惡莊公不以見之故斥
言桓宮以惡莊也桓宮取非夫與之天
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孫以誇示
人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孫以誇示
知術者大惡而不敢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也
言桓宮以惡莊也桓宮取非夫與之天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見宗廟
見宗廟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見宗廟
事未至於國而成婦禮注言三月然後夫見宗廟
先行見諸舍見禮明矣

也制於其母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而為之
以飾夫社遇于谷盟于也而後入夫宗婦於齊之
禮也書逆以書逆夫病莊公也書入夫宗婦於齊之
也春秋之書夫病莊公也書入夫宗婦於齊之

皆同惟女例五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

附錄

胡氏常

國氏

則所謂常者其非一事一有月事之常

禮之常則昏姻納幣逆女至郊祀之類是也此類合

道始終迎大變也其志不於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也

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書公穀云常事不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氏

要公不與公俱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言

故日乃朝廟其言何夫不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言

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入皆至姜氏不從公而

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

不立時侯仇人弒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事以著莊公不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左氏

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

小者禽鴈以章物也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公曰

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也故則亦不告其逆也

也臣從有同權逆之書於後也故則亦不告其逆也

則不列數也栗乎服脩云乎然也言禮大夫不其夫

大水

氣盛故明年復水也叔陰

冬戎侵曹曹霸出奔陳歸赤于曹

曹人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納不為自定

謂曹蓋曹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微納不為自定

君祭為使而忽出突歸推在曹之庶公不稱爵者微納不為自定

在戎也緣而起鄭忽曹歸明而能漸雖有宋我之衆突赤制

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自定其位於曹

曹無大夫之何義君請勿自賢乎曹羈曹大夫也

諫不納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自敵也曹伯不可三

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

外歸非正也郭公也何為名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

郭公左氏胡氏郭先儒或曰郭何故亡傳有之齊桓之

郭而惡也公曰若郭之惡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也考其時

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

知善惡惡而亡理或然也夫善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

引小人也夫既或知之不能行其所知非有能所以高率遠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

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

桓公為之命大夫也天陳氏若姻隣無聘魯者於是交聘齊

羊注女叔稱字穀梁啖子張氏皆以為命大夫獨公

秋孝而禮之意不敢取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

有食之於周之六月也日食歷之常惟食於正陽之月

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

曹殺其大夫

莊公治國家之多缺而勞師于戎雖能

復怨何益於內治乎

論時書至危之也

名何不以

也

稱國以殺

者國君與

大夫

殺

殺而見殺者之謀其非也請于天子而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

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係於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

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治之類是也書其名氏楚殺

不夫大夫命于春秋時而無罪皆小殺之大夫士皆請于天子而

無王甚矣五伯朝有罪無罪皆小殺之大夫士皆請于天子而

大故春矣五伯朝有罪無罪皆小殺之大夫士皆請于天子而

見交政中會盟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

聖人雖曹公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凡殺大夫桓名之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是故曹公曰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不義其君

曹公曰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不義其君

伯曹殺大夫而死於公羊以爲前年曹伯死節義嗣子立而

也殺之不聽而書名者衆也曹伯死節義嗣子立而

出奔他國卒於受戮君子抵之赤歸之說得之也

說迂晦不明不可取爾杜氏陳氏無傳不可考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張氏考據左氏大夫無傳不可考

古本無公字

氏大夫無傳不可考

氏大夫無傳不可考

氏大夫無傳不可考

氏大夫無傳不可考

氏大夫無傳不可考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徐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

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

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

伯姬于洮

非事也天子非君命不越竟伯姬莊公女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

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誠心於齊今始服也

同者有同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

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四未嘗有一未嘗有軟血之
盟也信厚也兵車之仁會四未嘗有一未嘗有軟血之
伯得專征伐之任尚有成九合之功故內同詳其推桓為也
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者小國願與之盟非受命於大
盟鄭伯已而從焉者志同其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強者則書同而盟所以志同其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至於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之得與諸侯愈是也其欲也
伯於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之得與諸侯愈是也其欲也
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視之諸侯愈是也其欲也
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後視之諸侯愈是也其欲也
矣書公之諸侯齊侯得衆也後視之諸侯愈是也其欲也

年首戴七年會元會禮二年會費六年會盟幽二三年
也信八年會元會禮二年會費六年會盟幽二三年
會無此疑獨衣裳十有其一兵車於起論語則曰管仲相桓
公九合諸侯不衣裳十有其一兵車於起論語則曰管仲相桓
氏以九合諸侯不衣裳十有其一兵車於起論語則曰管仲相桓
為九合諸侯不衣裳十有其一兵車於起論語則曰管仲相桓

年葵丘會盟以前夫與陽穀固已久矣於是以是或分
葵丘會盟以前夫與陽穀固已久矣於是以是或分
盟或又解與字作數字以分葵丘而增入公穀以結之
九合之數劉炫謂非管子仲之離會安得去會盟為二穀以
戴亦與可為兩公結之曰若以葵丘而增入公穀以結之
盟貫之說皆無據劉氏乃兩數洮會入貫而於諸侯之首
二車止之說皆無據劉氏乃兩數洮會入貫而於諸侯之首
之會穀梁既以爲齊侯不應兩數洮會入貫而於諸侯之首
但衣裳兵車本以爲齊侯不應兩數洮會入貫而於諸侯之首
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而陸氏說庶幾不可台
諸家紛紜可不必辯矣國語又曰兵車之屬六乘則
車之會三章昭以爲乘車皆臆度無據准兵車之屬六乘則
陽谷首止葵丘爲乘車皆臆度無據准兵車之屬六乘則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既葬不葬原仲者何陳大夫原仲季友之舊也禮也
名故字原仲者何陳大夫原仲季友之舊也禮也
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私行也大夫原仲季友之舊也
慶父公子牙公子子辟內難而私行也大夫原仲季友之舊也
人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不葬而請至于于陳而政坐而視之
則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不葬而請至于于陳而政坐而視之

穀梁曰葬諱出奔也葬者內難而葬而出也
穀梁曰葬諱出奔也葬者內難而葬而出也
穀梁曰葬諱出奔也葬者內難而葬而出也
穀梁曰葬諱出奔也葬者內難而葬而出也

胡氏 鄱眉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
所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
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鹿固皆云虞之非正也但公羊此條與成十八年築

大無麥禾

及無麥也一計食不足然後書也
而後無麥也一計食不足然後書也
者莊公惟錄無麥故言大明不冬無禾
司會計歲入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
抄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謂今莊公
一年之食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
常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
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而
故下書穀孫告糶于齊

糶孫辰告糶于齊

告糶在築鄆上者說始糶文仲言於
曰禮又外傳曰魯饑糶文仲言於
授結諸侯是待之信固國之艱急以
之殄病是待之信固國之艱急以

便對曰國饑饉出告糶古之制也
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請之
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官者當事
圭與玉告糶者何請糶也何以不
使國也行也君事之為國如諱若
急無以爲私行也畜曰不無正故
正也無三行也畜曰不無正故
古者稅什一辰告糶于齊非其國也
民弗病也一年不豐年補敗而求
君子非病也一年不豐年補敗而求
任國事治齊名則其詞緩告糶于
讓夷為功君子實其人以爲罪
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足兩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既

師其情緩矣刻之敝說本服虔
書不時也凡馬日出

中春秋分也治
○
爾凶年不脩
○
延厥者法既也

有故則何為書也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於力則功築罕民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法既矣冬築微春新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言新有故也何日以書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奢此年所謂君不以時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與命欬自後許始人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秋有蜚民不為災也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城諸及防自而致用水昏正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
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
其言新有故也

諸說不同胡氏

秋七月齊人降鄆

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焚臺于秦

東平范縣西

宗廟

國也言國者社稷

社稷則不敬臨

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

虞山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

冬不雨

災例見傳三年為

記異也

京房傳曰旱

斯以成萬物也先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

也此年及信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

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穀

為管仲也

以名通者不係國公感齊

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

魯邑故書法此於內城而左氏以為為管仲城者

蓋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

焉至于今賴之例其案也

陽等不係國之例六年則杜氏說亦從之

公侵齊至於穀後又有齊師建穀七里為不通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

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齊八百里非請見故進其班丘

遠遇宋公也

而先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卒

孟任公築墓臨黨氏見黨氏女

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也公曰卿者牙對曰慶父材

得莒先入又出在二公子各有一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

公羊 氏當國也其糾何入以不稱公言伐之君前臣名也言納者猶未國能

好曰不能存以惡曰入齊人殺無知之而迎弒襄公也大夫出奔故以時
也惡之也公存以惡曰入齊人殺無知之而迎弒襄公也大夫出奔故以時
也惡之也公存以惡曰入齊人殺無知之而迎弒襄公也大夫出奔故以時

勇人稱公以未嘗者為公見殺也糾與小白繫齊者以明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于下道是公以皆止也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也為榮也胡氏也內不言敗意故不與也書敗者為能與也

親復沙以謀祭也為榮也胡氏也內不言敗意故不與也書敗者為能與也

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捕遊女用
 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棄有盛大水口食之
 見上天意未忘乎魯人祭叔蕭叔把伯之迷至人
 心上歸乎魯宜可以盟成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亦
 有資乎魯宜可以一有為也而能勤民縱欲築郡
 廩安沈酣之域欲无危得乎至於亂本之置其國
 宴安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已哉故張氏曰春
 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已哉故張氏曰春
 自然矣人孫齊以之得兵權而備載莊公內治之
 而終之以子般閱公之十年所罪其為風
 教之本而不愧於首惡之誅也
 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七

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捕遊女用
 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棄有盛大水口食之
 見上天意未忘乎魯人祭叔蕭叔把伯之迷至人
 心上歸乎魯宜可以盟成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亦
 有資乎魯宜可以一有為也而能勤民縱欲築郡
 廩安沈酣之域欲无危得乎至於亂本之置其國
 宴安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已哉故張氏曰春
 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已哉故張氏曰春
 自然矣人孫齊以之得兵權而備載莊公內治之
 而終之以子般閱公之十年所罪其為風
 教之本而不愧於首惡之誅也
 矣

齊民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

故賢

而字之齊侯詐納故曰歸

也

故賢而字之齊侯詐納故曰歸

賢之

也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皆出奔矣何

以不

書莊公薨子般執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

能支

避難而出齊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

季子

以安社稷而公為姑洛之盟以請於齊則賢也

春秋

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盛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

之情

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善惡稱人之惡

孔子

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

以畜

納汚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也堯敦九族而急

親賢

退器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解義皆在此而

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

私外

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

待來

出之意

之

意

附錄

左氏事季氏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

冬齊

仲孫來

之何

而夫之對曰難不己將自慶君其待之公曰魯可

取乎

對曰夫不可對曰難不己將自慶君其待之公曰魯可

未可

動也君其務寧魯推禮而親之親有本也魯不棄周禮

貳覆

昏亂伯王之器也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

省難

非齊侯命故不稱也使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

字之

來者事實省其志也桓公使臣而曰來者略其

尋仲

孫

之志

君臣之常詞也桓公使臣而曰來者略其

更使

君不計謀之士夫隣有弒逆當聲罪戒嚴以奉天討而

以禮

矣田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而侯其自斃則事君

姑少

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侯其自斃則事君

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
不藏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此主劉氏
張氏可動則於此可見矣然其言魯乘入周深足以維特其
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乘者與乘彝乘德而皆不能輔君急
而不可奪之謂也仲孫者不名謂猶規國而皆不能輔君急
有義此春秋所險乘者不名謂猶規國而皆不能輔君急

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曰諸
外之也子穀曰其曰以齊仲孫為春秋之齊也曷為繫之齊曰諸
仲孫疏之也穀曰其曰以齊仲孫為春秋之齊也曷為繫之齊曰諸
果也恐未可也信不齊以累桓也春秋直書齊桓容敵有
祭公州寔仲孫介焉盧白也春秋直書齊桓容敵有
法例與祭公仲孫介焉盧白也春秋直書齊桓容敵有
於奉使之然祭公仲孫介焉盧白也春秋直書齊桓容敵有

附錄 公羊例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親者諱為親者諱
親而受之諱又季子有賢諱也
暘而不殺慶父之賢諱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漢志東海郡陽都縣
蓋齊人張氏之強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
也

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禘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
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
方二月十 年言吉祭又不可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莊公薨
公何未可以禘宮廟也何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
以書譏譏始不三年也何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

胡氏 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
於前此之謂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
群廟上下之殺也魯諸侯謂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
大勳勞於天下賜魯諸侯謂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諸侯曰禘
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禮樂使王諸大夫周公以上
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禘祭春秋之禮樂使王諸大夫周公以上
言吉者喪未三年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禘祭春秋之禮樂使王諸大夫周公以上
言吉者喪未三年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禘祭春秋之禮樂使王諸大夫周公以上
言吉者喪未三年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言吉者喪未三年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言吉者喪未三年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言吉者喪未三年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言吉者喪未三年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之名蓋失禮文
交錯之失禮文
他日替禮之文也
張氏
忘哀借上此蓋出於哀盛樂用於神主

之春又非也
失禮而不知禮也
朱子取以釋論語
及喪其祖之廟
立始祖之廟
義始祖之廟
之廟故又推尊始祖
之廟故又推尊始祖
曰周人故也
纘配饗無所自出
郊必非宗廟之祭
由是而誤矣
年七月祭統王制
秋嘗祭統王制
以成王追賜周公
祀文公閔公僭於莊公行之已非矣
大廟三年喪畢之毅祭而傳者遂以爲嘗得用於
公之廟故左氏曰寡君之未禘於郊則曰禘當爲禘
宮之廟故左氏曰寡君之未禘於郊則曰禘當爲禘
時祭統王制曰禘於夏之孟月爲之四種矣殊可怪也
祭統王制曰禘於夏之孟月爲之四種矣殊可怪也
則本於夏之孟月爲之四種矣殊可怪也
之故禮記周公於大廟至孟獻子爲之乃曰夏之仲月
以盡掃鄭注曰七月而禘故具錄于此皆書祭以誠
年大盡掃鄭注曰七月而禘故具錄于此皆書祭以誠
二武宮嘗閔公從祀也又按趙文著此禘宣有昭
用禘祭王禮物耳不祀也又按趙文著此禘宣有昭
追配文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於長

公薨何以謂之
不地也
子之情不地也
矣其事亦白矣
非聖人孰能修之
仲尼親筆也
故書薨以示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共仲通於哀姜與之故孫于邾

其刃歸人取而殺之干夷以
夫無志於復雖春秋深加
也忘則父之不知有君之
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
成于武圍哀姜以國君動
曾君再試幾至亡國其母
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
見夫絕之孫二文姜無妻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子慶父出奔莒

仲莒莒人歸之立僖公以權衡也

公羊

明

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叔牙存也乃盜密使公賂求共
室季子推親親之殺公而子牙不復見也既而公出奔及君何
不書殺又推親親之殺公而子牙不復見也既而公出奔及君何
親親之殺公而子牙不復見也既而公出奔及君何
道也親親之殺公而子牙不復見也既而公出奔及君何
日以見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其權未可奪也而季子歸政
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必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
強不齊之援內協國人之細雖有智若亦不能善其後矣知
人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若亦不能善其後矣知
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細雖有智若亦不能善其後矣知
子不能言用魯之衆因齊之細雖有智若亦不能善其後矣知
賊非也故書夫之孫陳慶父奔莒無莒之將以深交驩而內
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誅之也况慶父已
入此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於反手然大討
巨姦七百之侯國華車千乘而弘矣而十年執之兵柄其
植根深矣其耳目之廣矣其用物之弘矣而十年執之兵柄其
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知有君父也而親無
復難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極
故書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

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輕之不書葬欽陳氏曰
又立孟君之討乃以照求干莒致不詐其入而致
兩弒其君之討乃以照求干莒致不詐其入而致
則當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曰方季親推親之
使魯國無一人安能逐姜氏慶父曰方季親推親之
般問公弒二君魯報乎故張氏曰方季親推親之
夫慶父弒二君魯報乎故張氏曰方季親推親之
孫慶父出奔莒後杜氏皆以爲季子推親之
故書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

齊高子來盟

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
秋所以嚴侯賊之責也其說是矣又宋萬出奔
而後歸之不受賂而後歸之責也其說是矣又宋萬出奔

公羊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齊大夫也何齊大夫也

之故不書名子
男子之美稱也
何君死曠年我其正我
三君死曠年我其正我
矣桓公使曠年我其正我
門至于爭門者美談也
無相適之君美談也
不稱適之君美談也
使賢乎高子桓公也
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
以善隣非有魯可取則兼
平魯難定情高子魯人
不曰齊侯使高子者推
武氏凡外大夫之來不
使賢乎高子桓公也
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
以善隣非有魯可取則兼
平魯難定情高子魯人
不曰齊侯使高子者推
武氏凡外大夫之來不

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无大夫則屈
完交也谷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之也
屈完交也谷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之也
編人書之三子之喜而仲孫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
國人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
推乃春秋之所善一之過而高子能

上有二月秋入衛

公羊

者將人戰伐國人受甲者好鶴鶴有乘軒
與夫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初子人戰于棠澤衛師敗績
遂成衛初惠公宋桓公夫位也少齊夫人使昭伯為衛於宣姜生
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夫位也少齊夫人使昭伯為衛於宣姜生
百有三十人及敗宋桓公夫位也少齊夫人使昭伯為衛於宣姜生
千曹齊侯使人益之無以共搽之民為五千衛之遺氏男女七
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無以共搽之民為五千衛之遺氏男女七
夫人魚軒重錦入不兩有戴公雞狗皆三士百與門材歸
年卒文公立書入不兩有戴公雞狗皆三士百與門材歸
狄救中國為衛康叔之後蓋曰仲尼無詩如何以能
賢君諱也桑中諸篇皆錄於國之前因以此說考於
我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此說考於

我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此說考於
賢君諱也桑中諸篇皆錄於國之前因以此說考於
狄救中國為衛康叔之後蓋曰仲尼無詩如何以能
年卒文公立書入不兩有戴公雞狗皆三士百與門材歸
夫人魚軒重錦入不兩有戴公雞狗皆三士百與門材歸
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無以共搽之民為五千衛之遺氏男女七
千曹齊侯使人益之無以共搽之民為五千衛之遺氏男女七
百有三十人及敗宋桓公夫位也少齊夫人使昭伯為衛於宣姜生
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夫位也少齊夫人使昭伯為衛於宣姜生
遂成衛初惠公宋桓公夫位也少齊夫人使昭伯為衛於宣姜生
與夫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初子人戰于棠澤衛師敗績
完交也谷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之也
編人書之三子之喜而仲孫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
國人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
推乃春秋之所善一之過而高子能

歷伐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
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矣
累桓公也及城國有存之言滅歸罪於取之者
也言戒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
言戒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
不言戒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帥師次于河上父而弗仁

半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

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

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翔河上父而

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

或曰高克進師不以禮也高克進之

戒而獨各鄭伯何以禮也高克進之

惟我所制爾故克不臣人君擅一出

未明而制遠之可也愛惜其罪已著

以兵權委諸境之可也愛惜其罪已著

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失二離

之所同也伯不能進謀於君協心同

至此所謂危而不能進謀於君協心同

臣鄭棄其師也

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杜氏以為此高克狀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八

鄭棄其師之說三傳皆同惟杜氏以為此高克狀
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杜氏以為此高克狀
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杜氏以為此高克狀
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杜氏以為此高克狀

詳見桓十年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

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其心焉乃殺子糾下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於高俟使相

之及堂阜而挽之鮑叔乘勝進軍志在生得管仲射

可也公從之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

齊師伐我公

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冬浚洙

浚洙

洙水名在魯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糾殺子糾



于長勺公將鼓之制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二月公侵宋

書始侵

公

宋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

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
公侵之故謹而月之疏舊說以為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
其文疑妄也

附錄

伐公羊年侵鄭八年再侵齊也

公

言圍城不伐等例者曰或言伐圍不言戰者曰侵精

三月宋人遷宿

公

公

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各共血
刃曰戰以兵守城曰圍得而取其地宿也

則無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於邢也
類之類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也為邢人許遷
安猶宅之恐沈干眾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就利去危即
棄父傷和氣里劉新徙之篷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所起
其怨語傷和氣里劉新徙之篷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所起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

齊師于

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
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敗宋師
于乘丘齊師乃還

公

能敗之故言次也伐公則其言次未成

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
於東而荆亦執禁以爭強於南魯蔡皆以昭之觀
而所遇如盛此春秋者則無以爲王其不知者以爲
成而中夏無禍滅其國者皆始於此道消而夷長也
故執天君之無中國楚爲之皆始於此年荆始比齊
爲之天君無中國楚爲之皆始於此年荆始比齊
書姓人始信二二年書楚子始信二信元年書楚比
夫屈服始信四年胡書楚子始信二信元年書楚比
有以歸執見其者胡書楚子始信二信元年書楚比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也諸侯皆賀譚譚子奔莒之書始左氏譚齊侯字不若子
也譚無禮也譚子奔莒之書始左氏譚齊侯字不若子

國亡無所出也書奔莒不名蓋無罪也
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其於出奔則已無取焉爾矣
其義蓋未絕也而力不能勝其於出奔則已無取焉爾矣
滅可乎齊師絕也而力不能勝其於出奔則已無取焉爾矣
溫之也然則吳滅徐所以皆存莒其楚不滅比弦於子獨失
名溫之也然則吳滅徐所以皆存莒其楚不滅比弦於子獨失

吳伐徐徐子死其髮獨其夫人所以逆吳子春秋已屈而
後奔於仰強扶弱又責其書法如首亂罪言微桓公則滅國
自強於仰強扶弱又責其書法如首亂罪言微桓公則滅國
宿未可乎齊師絕也而力不能勝其於出奔則已無取焉爾矣

際之禍齊桓不接迹於乎此矣若齊桓而以首亂罪言微桓公則滅國
之類也無是興復之書志如潞嬰子歸沈又嘉許不斯頓責其胡約
死類也無是興復之書志如潞嬰子歸沈又嘉許不斯頓責其胡約
奔者則兩罪之書且責其書志如潞嬰子歸沈又嘉許不斯頓責其胡約
州來則遂黃頓見六庸舒力甲氏舒庸來舒鳩賴蔡
然則遂黃頓見六庸舒力甲氏舒庸來舒鳩賴蔡
來則遂黃頓見六庸舒力甲氏舒庸來舒鳩賴蔡
國三接迹於乎此矣若齊桓而以首亂罪言微桓公則滅國

